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四十一回 劉瘸子告狀開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

牽牛織女別經年，安得阿膠續斷弦。  
雲母帳空人寂寂，水沉香冷月娟娟。  
淚拋紅豆天冬後，心苦石連半夏前。  
滿地黃花落輕粉，當歸何事負金錢。

原來劉瘸子買禮來黎寡婦家看岳母媳婦，又被一頓凌辱。回家向親戚們告訴，旁人甚為不平。也有說你年幼定的親，誰人不知？現有本夫，無人敢來娶，到底是你的老婆，只是你窮了，娶來也不能度日，該央人去和他說，不如招贅進去，與他做三年生活，准算財禮，三年後成婚，到可長久；也有說，你丈母嫌貧愛富，既不肯認女婿，定然要嫁個好硬主兒，壓住你不敢告狀，不如趁此機會，先告他個賴婚圖財，一張狀子到了開封府裡，官府再沒有折散姻緣的，當官領了來，好就留在家裡；如不好，還嫁他幾十兩銀子，也不折了志氣。劉瘸子氣忿不過，即走去尋開封府，問一個寫狀的劉小川，是他一家堂伯叔哥哥，告訴了一遍。小川道：

「這狀極有理。咱劉家就沒有人了？白白的看人家賴了老婆去，也抬不起頭來？」即時買了一張紙來，寫道：

告狀人劉朝，告為賴婚圖財事。朝係千戶營劉指揮之子，先年父定黎指揮女金桂為妻，媒禮不欠，有原媒張氏證。今經多年，因父任山西守備，喪後貧窮，意在賴婚轉嫁。本月朝備禮登門，反行凌毆，兩鄰吳大證。坑賴婚姻，律有明條，哀天電審，含冤上告。被告：黎寡婦 金桂姐干證：張氏 吳大（係鄰右）

那開封府知府，名烏古，是兀術四太子營裡老護官兒，因年老不能出戰，升在東京開封府。為人七十年紀，生的紅面糟鼻，老而貪酒，見了婦人，不分美惡，綽號老臊狐；又不識漢字，斷事糊塗，隨手就忘。以此滿城百姓給起一個渾名叫「黑黑天」。那日抬出放告牌來，劉瘸子隨著眾人進去，遞上狀。有通使翻了漢話說是告丈母賴老婆的，知府大喜，即忙出票拘拿。無非差得張千李萬，出牌來，隨著劉朝上西河崖大覺寺邊去，拘捉黎寡婦不提。

卻說這黎寡婦娘女，自從搬移在三教堂東邊，一面與大覺寺為鄰，一面在書房間壁，又是幾間破壞空房，孤孤淒淒，無人作伴；日逐宅院裡丟磚弄瓦，不得安靜。又因金桂姐遭了一場邪魅，弄怕了，夜間怕鬼，只得娘女二人同床寢歇。這金桂姐從梅玉嫁後，不得信息，時常牽掛在心。每夜聽得那書房裡笑聲歌聲，和那木魚經聲，心裡不住動火，常是二三更天，翻來覆去，睡不合一眼。他母親心裡愁著劉家女婿告狀，沒精打彩的，耐虧睡去了不管。那桂姐長吁短歎，整夜心裡想個情人兒，恨不得早早完了心事。正是秋盡冬初，夜長晝短，如何捱到天明？

正然胡思亂想，似夢非夢，只見一個女子聲音，象是梅玉姐一般，在窗外細細叫道：「金桂姐，你起來，我是梅玉，你的妹子，如今金二官人不在家，大娘又往娘家去了，夜裡偷來看你，還有件好事兒和你商議。」慌的金桂姐披衣而起，穿了鞋腳，開門來，滿天月色。只見梅玉姐在窗外立著，瘦了許多，臉兒黃黃的，拉住桂姐道：「我有個妙人兒，悄悄地帶你要耍。」一邊說話，走到一個大大院子裡，松竹陰陰，迴廊曲曲，好不幽深潔淨。但見一架葡萄結的垂垂可愛：

三生石上舊精魂，結子拖藤總莫論。

一樹情根原不死，此身雖異性常存。

二人正敘心事。只見屏風背後，走出一個官員來：打扮的風流，十分俊俏，只有三十多歲，戴著片玉巾，粉底皂靴，月白羅衣，搖金扇而出。笑嘻嘻道：「多謝二位姑娘到此，小生等的久了。」上前挽著手，往房裡去。桂姐又喜又羞，才待細問，只見梅玉道：「這是金二官人府裡一位相公。我和他往來熟了，因姐姐房裡孤單，使他這裡尋下房兒，就此成其夫妻，免得日夜憂煎出病來。」於是穿月白衣的，一手摟著梅玉，一手拖住金桂姐，不由分說，抱入房中。只見燈燭光榮，異香馥鬱，三人在一張大床上，放下帳來。各盡于飛之樂，美不可言。

直至四更，雞叫一聲，梅玉推醒金桂道：「趁著夜裡，送你回去罷。以後每夜在這裡等你，再不可失信了。」金桂姐但覺腰酥力怯，蓮步難移，細轉花陰，涼沾曉露。官兒送至園門。梅玉扶攬著走至窗外。悄悄進來，見母親睡熟在床上，還不曾醒，門兒依舊牢關。輕輕的上床睡了，好不快活。到了天明，母親起來燒水洗臉。金桂姐曉夢方濃，只覺春心似醉，軟癱了一般。心裡還叫著「有趣哥哥」。合眼不能睜開，直睡至辰後。母親叫起梳頭，只推是一時頭暈懶待起來，母親那知其故。

如此每夜三更，便有梅玉來叫去玩耍，天明回來，門窗俱無響聲，心中好不疑惑。白日裡想道：「我今夜好歹問梅玉個明白。他這個人兒是那裏湊來的，恰好是我們二人的丈夫，他因何終夜在外，全不回家？敢是這人拐騙他出來，又來騙我不成？待和母親說知，恐怕隔絕這一場趣事，就不好見他了。」等到天晚，母親睡了，夜至三更，窗外淒淒刷刷走的小腳聲響，依舊隔窗叫「桂姐快來，今夜又有好事了。」不知不覺走到窗外，梅玉姐和他挽著手兒，向花園裡去了。只見前日這個人兒，在白石幾上，把金尊銀瓶，玉杯牙擺在月下，一架葡萄架底許多美人列坐。四個小尤兒箏笛管，這個人一手摟過二女，在石幾邊坐下，一遞一口吃酒。一齊唱起：

【北粉蝶兒】生鶴駕鸞軒，早備下鶴駕鸞軒，猛追思翡翠軒，葡萄家宴。邀幾個翠館紅鸞，隔天風，吹笑語，還故家庭院。搖曳著翠袖翩翩，笑踏破行雲一片。

【南泣顏回】且鼎鼎沉煙，一樹紅榴光豔。香羅書冷，怎能敲青鳥傳言，海枯石爛，透靈犀一點情還轉，恨陽台，雲隔巫山，借仙槎星返瑤天。

【北上小樓】生你看那洛陽春色舊芳菲，端的是香玉豔藍田。只落得魂消鳴，淚斷啼鴉。西陵分玉碗，北路泣紅顏。恁兩個俊龐兒，恁兩個俊龐兒，隔春風重見相如面。醉葡萄那時，那時流盼，花月好。流連到如今，時移物換，怎能敲，鸞膠重繼別離弦。

【南泣顏回】且記荷香葵放豔陽天，風簾翠卷，繡帶紅牽，藏著小塢，月明夜初圓。角門斜掩，把嬌紅嫣紫溫存遍，墜弓鞋，零落胭脂，分玉股，高懸香茜。

唱到此處，只見那穿月白羅衣人兒，眼中流下淚來。梅玉金桂一陣心酸，把眼淚滴在酒杯裡面。這些美人丫鬟，輪番把盞又唱：

【北上小樓犯】生瓊樓排翠翟，金屋列嬋娟。俺只見笙管聲悲，笙管聲悲，酒闌人倦，月缺花殘。俺待要銀燭重燒，銀燭重燒，早紅綃夢短，嶽山蕭短，反做了輪迴公案。

【北疊字犯】且冉冉簾垂銀蒜，急急漏催銀箭，團團白柳車，冷冷的黃紗幔。淒淒楚楚，早女娘們分散；滾滾兒水淨鵝飛，滾滾兒水淨鵝飛，早早的人離家亂。點點飄飄，紙錢兒不見。明明是一堆黃土掩香奩。

【尾聲】合葡萄舊事情猶眷，只怕的隔世夫妻夢不全。夜裡和你重整風流還不遠。

唱完，小尤和眾美人一齊散去，梅玉也不見了，只落了金桂和月白羅衣官人。金桂問道：「梅玉那裡去了？怎麼一會子就會不見？」那月白羅衣官人只是笑，一句話也不回答。金桂道：「我跟你講話，怎麼一理都不理？」那月白羅衣官人還是只顧笑，一聲兒不言語。金桂挽住月白羅衣官人的手道：「定是你把我的梅玉姐藏過了作弄我，我定和你不依。」那官人手扶金桂姐抱入帳中，曲盡于飛之樂，金桂姐趣極昏迷。忽然雞叫一聲，月白羅衣人不見，梅玉又來送回金桂門首，說：「姐姐將息幾日，我且不來了。」金桂捨不得梅玉姐。抱頭痛哭，原來驚醒。母親見金桂夢中哭啼，忙來推醒。原來燈暗空床聞蟋蟀，那裡月明金屋列笙歌。道家謂之色魔，禪家謂之邪障。即此可以悟道達觀。

此事楞巖常布露，梅花雪月交光處。一笑寂寥空，萬古風甌語，回然銀漢橫天宇。

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，誰跨豐千虎。而今忘卻來時路，江山暮。天涯目送飛鴻去。

這時汴京亂後，金人兩次搶掠，這些宮女佳人才子貴客，不知殺了多少，枉死遊魂，化為青磷螢火，處處成妖作魅。因金桂淫心日熾，邪念紛亂，有梅玉一事，日夜心頭不放。況他是潘金蓮轉世，一點舊孽難消，今日又犯了葡萄架的淫根。觀此鬼魅狐妖，乘虛而入，化出當年西門慶的形象，攝其魂魄，不覺淫精四散，元氣大傷。白日胡言亂語，飲食不進，染成大病，一臥十日不起。黎寡婦慌了。走過大覺寺來，見福清尼姑們說：「桂姐見鬼，日夜滿口胡說，一似失魂的。來借些好茶去與他吃。」這尼姑們有說該用符水的，該取珠砂定心丸的。送了些好茶蜜果醬瓜鹽姜過來。看看桂姐，果然臉如黃紙，眉眼不開，口裡亂喘。叫著十聲只答的一兩聲兒。又有一件不好說的，下身只是不淨，時帶紫血，如那月水相似，把一床褥子濕了，使草紙墊著，只是不淨。正然亂著看他，只見一個公差，拿著個票兒，和劉瘸子到了門首，大叫：「黎寡婦！你女婿告你賴婚哩。可同女兒去見官聽審去！」把個慫哥嚇的躲在床後，不敢出來。眾尼姑怕事，道：「等二日再過來看你罷。」說著一齊散了。

黎寡婦只得出門來，和公人講話。先將劉指揮當初換了酒杯兒說親是實，後來一根線也沒有見，一去十四五年，誰見個劉瘸子來。不怕你告，只是我女兒有病，現臥在床，如何去審？公人不信。黎寡婦道：「一個上司官差，如何瞞得過？終不然俺娘女怕見官，躲了不成？」遂請公人同劉瘸子進房去看。掀開帳子，果見桂姐床上合眼呻吟，十分病重，實見不得官的。把劉瘸子說了一頓，道：「瘸子，你也不通情，這等一家親戚，因甚告狀？自有原媒作保，多少備些財禮，兩下講妥了，那有個悔親的。如今這個狀子，一日官司，十日了不得。你令親又是個寡婦，一到衙門裡，大小都要使錢，原不該告這個狀。」黎寡婦只得取出一兩首飾銀子，打發公人去了。劉瘸子見妻子有病，也默默無言道：「但得你老人家不悔親，我情願進來給你養老。我雖殘疾了，還有兩件手藝。第一件是綉鞋；第二件是結馬尾帽子。俱是坐著掙錢，不用著這兩條腿的，你家下不招人使喚哩。等桂姐好了，我再央張姑娘來講，這狀子也容易消。」黎寡婦無可奈何，只得答應著他道：「你且去著，慢慢地商議。」瘸子一跳一跳地去了。